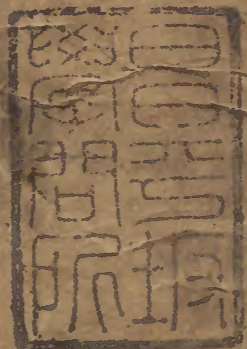


唐人小說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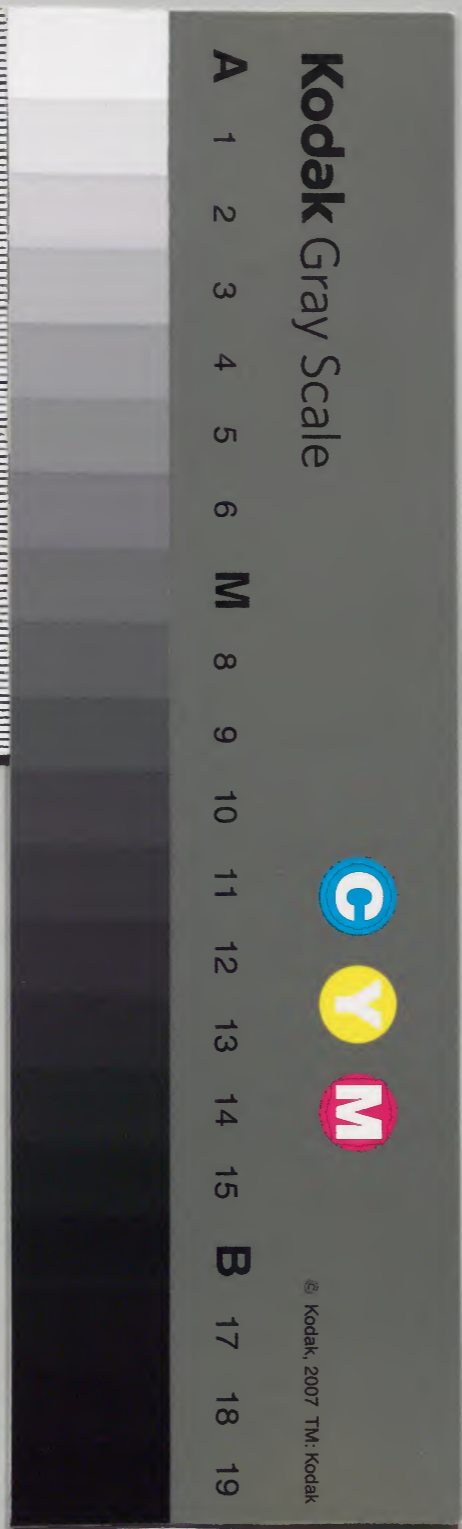
常侍言旨
夢遊錄
諾臯記
集異記

漢書門			
二	一	三	三
四	四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二	六		
七	七		
冊	架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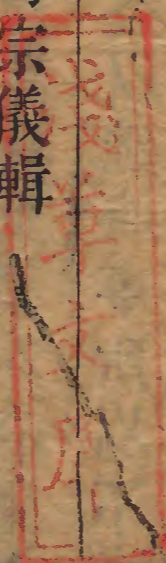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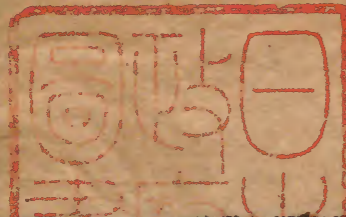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7	
冊數	24 (5)		
函號	371	8	



常侍言旨

唐 柳理撰 陶宗儀輯

玄宗為太上皇時在興慶官屬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往來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絕其扈從部伍不過老弱二三十人及中道攢刃輝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躍馬前進厲聲曰五十年太平



天子李輔國舊爲家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失其轡又宣太上皇語曰將士各得好在否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鞘中高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攏馬着靴行與將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九仙媛力士玄禮皆嗚咽流涕翌日竟爲輔國所構流九仙媛於嶺南安置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事本在朱崖大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

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嶺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也

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

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
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
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
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
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
於刈獲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
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
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唐
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
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已矣

夢遊錄

唐 任蕃撰 陶宗儀輯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
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
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
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
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

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
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
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
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
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
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
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譜氏族遂訪兒婚
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
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婦平章計必允

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
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
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
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
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始非人間明
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
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
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

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

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傍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

夢遊錄 三
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郾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旣始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

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窻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旣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

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
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
窺之大驚卽下屋椽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
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
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寃抑悲愁若無所
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
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
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
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

乃就階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
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
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
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
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
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
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
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墮因遂驚魘始絕纔寤
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
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
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
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
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
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櫺來環步從容執卷
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
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

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
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
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
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
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
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
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
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
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

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
 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
 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
 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
 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洎亞
 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
 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
 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
 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關雲書鳳字牌連

江起珠帳擇土塋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
 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
 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
 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
 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
 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
 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

悅起勞曰大夫良舌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
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
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
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
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
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
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
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
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

夫孫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
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
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
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
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
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
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
瘞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
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

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
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
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
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
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
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
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
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
國臣不忘君恩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
舞舞者擊鼙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
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寒別公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鼙舞恨滿煙
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
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
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特

見珠翠遺碎青階下，
繡紗檀點依然宮人泣。
對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
君王多感放東歸，
從此秦宮不復期。
春景自傷秦喪主，
落花如雨淚臙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
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
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
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
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僊矣，
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
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
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
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
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
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
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
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
歎衰草絡緯

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鬢云
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
已甚其可再乎長鬢持一籌筋云請置觥有拒請歌
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
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
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
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
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鬢拋觥云不合推辭乃

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
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
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
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
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鬢歌以送之云花
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
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
長鬢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
長鬢頭再發一瓦中妻額聞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

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孛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孛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牕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寘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夢遊錄終

諸臯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
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
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
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
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
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
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諸臯記
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

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

一曰報

陰第二星曰叶

詰一作

詰

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

一作拒

理第五星曰防

件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婉婷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

一作祭

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

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

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

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

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

身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

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

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

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龕生 丙午日鬼

名挺張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迅 乙酉日鬼名聶

左 丙辰日鬼名天避 辛卯日鬼名懋 西虫鬼

名髮廷廷 厠鬼名項天竺一作竺 語忘敬遺二鬼

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蛇鬼名側石圭一作圭 井鬼名瓊 衣

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舊讎詞曰申作食

狒胃食虎雄伯食魅騰蘭一曰簡 食祥攬一曰攬 諸食

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礫一曰礫 死寄生窮竒騰

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 橐毅 諸渠 印

堯 夔瞿 傖獐 將劇 摘脉 堯峴寺一曰堯峴等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
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
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郝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隣
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
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旣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
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
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
築之逐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
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
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
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
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
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
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師
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
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
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

言身言
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

一日加色伽當

討襲諸國

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雷一一與

妃妃因衣其絲謁王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

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

王所賜之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

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

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叠積之手染鬱金栢於絲上

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

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

若不以此劍裁娑陀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

就南天竺國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

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陀婆恨原無

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

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

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

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

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

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祭元作

齊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

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一曰水宛一曰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

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後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一作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

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面面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甬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

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龍

龜 一曰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臨清有姤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

神亦不知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寒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一作攘衣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勁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畱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

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
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挿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
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
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
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一作波鳥邏
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
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
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

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
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
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
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
忽無未必不如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
小女願額間子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
其君臣憂感士人恠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
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
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

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
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
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
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
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
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
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
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
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

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
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
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
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
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

玉杯上怪近日西齋

一作貢

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

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
臣多諫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

謀運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
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
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
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
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
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
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
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
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
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
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間
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曆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
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
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
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
之頃臆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

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遠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

一作日

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銅鑲鑲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

言身言
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
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
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
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
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
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汝
女素惠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
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
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

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
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歛手側
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
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
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
戒律法籙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
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田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
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
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

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鞣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

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惟
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
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
道本厭城隍喧嗽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
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
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
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
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
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
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
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湏去
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入恍惚間以刀子刺
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
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
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於田中村
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
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
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鋏索而獲卽

言身言
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
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
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
結印契縛爍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
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
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
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
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箒也僧始得雪自
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鐲因買田畔
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隣人盜斫創及腹
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
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
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
年巨富遂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蘓湛游蓬鵠山裹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
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
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

言身言
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蘓
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見遽前救之身如蠶
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銕走集巖下奴以利刃決其
網方斷蘓已腦陷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
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引
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
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

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
會於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
珠子大如黑豆乃真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
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
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
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
觸翁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
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地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

半又令家人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
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

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
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
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
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
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
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
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
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
至漉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
竅置虫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竅中泉湧
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
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
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梳就井承

水誤墜梳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而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

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湏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

湏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
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
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
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
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
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咒狀，頓命灌。夫
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
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

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
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
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
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柰，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
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
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
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
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
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

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徙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又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嚙嚙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畱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營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營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

詩集詩
三
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濶勢如鋤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磬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磬亦隨出磬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磬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磬至死不肯言其情狀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一

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真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頃與林中白烟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五一作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背西常築牆

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王不至乃率莊客
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
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蠹牆
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豨一日永嘉郡記作山魅

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日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

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
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

舍俗言山蕭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

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

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一日都左液下有鏡印濶二

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

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都在樹尾

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壘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

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

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為履履治腳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

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

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

言事記
三十五
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
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
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一作程
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
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日如狀抑知厚地之下
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
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
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

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
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
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辨乳二升沃
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
因爲所訟寘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
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
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午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
如蒼蠅士人素有胆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

存主客禮平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
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
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
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
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駟卒撲緣士人士人怩
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
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
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惟魅敢凌人如
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

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
獨處俾小兒徃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
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
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
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
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
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
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蕪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

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
 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
 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錯他答反補器又云器
 錯物也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
 蓋已落蝦蟇即驢矣筆錯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
 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
 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曰好客往來
 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

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眾僧驚散惟惠恪匿煎餅
 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
 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
 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
 掘乃一坑礫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
 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
 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

千詣楚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關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

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

擒一蒂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

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嚙吻攘臂再三反覆

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

母兒不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箴主人之子

始如舊矣關為災祥密令人持鑊閤擊之正當其駟

驕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訴關曰爾如此勿悔關知無

可柰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

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

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

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

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

出血月餘又玄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

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

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
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
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
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
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
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
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
如斗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
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縷
如紅綫馬時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
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亦無傷不知是何
怪也

諾臯記終

集異言
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矣
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
甚爲道流之所頃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
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
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
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
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
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
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
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
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
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
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
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
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
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

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
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
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
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
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
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
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
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
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
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
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
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
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
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問矣自是積薪之
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
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
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
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
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
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
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
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
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
叩佛請罪太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
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
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
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
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今液而捨命焉一
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
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
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
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
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

集異言
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
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
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
暠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
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
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

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
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
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
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
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
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
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
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階高語

日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月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旣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

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檐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其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其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速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

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

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
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爭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
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
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
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
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
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
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逸蠕
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
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
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
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
得第選蘄州叅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
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
祛尤諧風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憇焉

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憤人之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
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
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
所謂復爲鹿憤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
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
憤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
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賫筆硯卽付少

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澁新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玳盤
礎鏤檀竦磔壁瓦鱗差瑶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
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斑
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
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

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憤人
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
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
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
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
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
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
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
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
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
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

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

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賜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

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換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

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換之。卽擲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妙。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噫。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僦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

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
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
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
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荅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
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
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
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
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姬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
將動車馬轉速姬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
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曰與姬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
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姬乃荷愧丁寧因
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日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畱于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

目則又以索縛身于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捨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錫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凉頓滅酸楚然

既夜其瘡稍癢卽令如前綳縛用力以拔鉗纔及臉
銳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
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
魑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
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
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

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
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
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
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扇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
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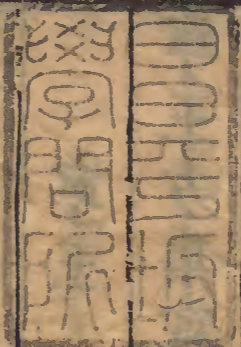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

華州闔閭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繩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誠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廡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
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
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而才

集異記終

